

徂徠石先生文集

卷十七之二十
附錄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顧推官

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

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
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鎮不能累黃
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
賊旱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
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閤下蹇之繇曰
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
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其說謂
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
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
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

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收往風
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
用閻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閻下
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宗廟社稷之
靈寤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閻下經略初賊昊猖獗閻下
尙謫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閻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
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閻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
同節制陝西路閻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
遂罷閻下今復起閻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閻下之
才亦略足以施閻下之智矣噫閻下智施之四海有餘

況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
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
寸功此功歸於閭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
常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
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
將可畏者閭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閭下
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閭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
宗平元濟閭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吳乎
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閭下不

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而後歸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材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晏安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

才者二人沛縣梁

御名

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

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
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
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綏
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三人實豪
傑之士也非閤下三人不肯事非閤下亦不能用茲三
人

御名

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

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源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
近輕妄尙勇好兵之流也閤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
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縕前宿州臨渙縣令

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縕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亦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縕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縕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

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
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賢良之詔求蹠弛之士奔踦之馬取是道也縕與
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
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
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
如御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縕等二人實宜備駟策介
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
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蟹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竈南極丹崖北極朔陸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馬顧今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

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羣材而後御名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楩杗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后用官常曠矣顧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羣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入而出處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

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頃天聖五年登第初
命通州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及滿秩逢先君之
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鄉里涉履艱苦備極
凶屯喪制未闋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況先
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
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
十口駭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
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
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
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萬敢前顧

胷臆盤折久雖未脫夫窮塞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
晦瞶瞶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
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亨通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氐者曰氐者面鄉天覬
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
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爲食氐者至
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於人
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
女十餘口於窮餒間則爲一發聲大呌于當塗者雖其

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徐州錄事叅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于雷澤旅貧何託稚駉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

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
幾可無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
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縲綆
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書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
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
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
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
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

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可以守疆場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可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僂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旣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

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旨甘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並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闕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煖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憐矣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閤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